

去非洲，去杂交水稻抵达的地方（报告文学）

徐虹雨



2017年袁隆平院士会见马达加斯加客人时，李艳萍（左）在一旁翻译。

我没有去过非洲，也许今生都难成行。她便成为了我的眼睛，带着我的思想与文字，抵达杂交水稻抵达的地方。

一

联系李艳萍，希望能采访到正在发生的故事。她发给我一个哭泣的表情：“那基本没有，因为我们的故事差不多分享完了。”我拍打她，但又不能不打扰她。连续多日，我依然隔一两天便给她发一条信息。

我想聆听她在非洲18年推广杂交水稻的故事。她是袁氏种业马达加斯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还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洲分中心副主任。2008年，她第一次前往非洲，便与非洲结下深厚的缘，如一棵稻子，被移栽到了非洲的土壤里。

有时，她给我发来一张非洲稻田的大场景照，照片如一幅大色块的油画——空气通透，天空碧蓝，金黄的稻田如毯子般铺向黛青色的远山。

有时，她发来一段文字：“我们的专家一般早上6点起床，工人7点到基地干活。”

有时，她发来几张当地农民忙收割的照片。稻穗大而饱满，人们淹没在齐人胸膛高的稻浪里，手持镰刀收割。

5月5日，她更新了朋友圈。我赶紧发信息给她。她很快回复：“我目前回国一段时间，预计下周再出去，等到了马达加斯加再与您分享。”我怎会等得？

5月6日，我带着采访提纲，赶紧奔赴南非青年长沙行活动的现场，找到正要接受媒体采访的她。

采访的地点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。她穿着白色的衬衫，衬衫一角随性地扎在牛仔裤里，踩着漂亮的高跟鞋，涂着大红色口红。健康的阳光肤色、脸上的晒斑使她有别于身边其他女性。

她热情地向我伸出手来，很爽朗地笑了。我握着她的手，便握住了她在非洲18年里握过的稻香。

二

我在一尊雕塑前久久停留。

袁隆平惬意地躺在大地上，高挽裤脚，赤着双脚，在一株茁壮向上生长的稻禾下乘凉。“禾下乘凉梦”“杂交水稻覆盖全球”——这是他在60多岁时做过的梦。

一张曲线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那是1949到1969年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曲线图。那些年里，我们从未达到温饱线。

“饥饿，是很多代人的记忆。”我们去非洲，看见一些孩子饿得皮包骨，很心疼。”李艳萍说。

展厅里有一张世界地图，也是一张杂交水稻的国际分布图。全球有70多个国家进行杂交水稻研究或种植，国外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近800万公顷。

一幅幅异国丰收的图片，带着我自由穿行。在马达加斯加，当地农民头顶着收割的稻穗，穿行于稻浪中。

在莫桑比克，人们穿着稻草裙歌舞庆祝丰收。

在异国他乡的稻田里，我还看见了袁隆平的身影——在美国，他头戴遮阳帽，身穿浅色衬衫，与当地学者交谈；在越南，他被一群人围在中间，他们的身前，便是一满筐刚收割的稻穗……

“袁老表扬我们在马达加斯加做得很好，他一直很想去那里看看，但是没有成行。”李艳萍充满怀念与遗憾地说。

“你们将袁老的研究成果带过去了，把袁老的精神也带过去了。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抵达。”我忍不住说。

我们双目对视，眼神都藏不住深深的怀念与敬仰。

李艳萍用了两个“没有想过”拉开了故事序幕：“我从小就知道杂交水稻，袁隆平，因为教材里有。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的工作会与之有关，更没有想过自己会长期待在非洲。”

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，中国政府承诺，在3年时间内，为非洲援建10个有特色的农业示范中心。

2007年，湖南省农科院获批承担“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”项目，并引荐了袁氏种业，共同在马达加斯加推广杂交水稻。

2008年，李艳萍从中南大学法语系毕业，正赶上袁氏种业法语翻译。

不久，湖南省农科院有个国际培训项目，邀请了马达加斯加10名官员前来中国，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杂交水稻培训学习。

李艳萍是助理翻译，为一名主翻译做配合。

几天后，主翻译家里有急事，李艳萍被推到前面。她说：“我只能顶上。晚上，授课的专家提前把第二天要讲授的课件发给我，我就看课件、翻译文稿。后来发现，课堂上，专家们会发散思维，

2008年11月，李艳萍奔赴马达加斯加，与其他几名专业人员一起推广杂交水稻。

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。接到任务后，我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。没有想太多，觉得自己反正每年都要回国的。”说到常居马达加斯加18年的经历，李艳萍莞尔一笑，言语中依然带着当时年少时的无畏与轻松。

到了马达加斯加，她才深感没有自己当初想的那么轻松。

出了机场，周围一片漆黑。入住的村子没有电，没有自来水，没有通讯网络。从繁华的不夜城长沙过来，仿佛是将时间的钟表往后拨回了几十年，她重回到了广西老家的农村。

更让她感到举步维艰的是，当地农民不了解、不相信杂交水稻。

推广杂交水稻的李艳萍，感到自己这株来自中国的“稻谷”，水土不服。

他们原计划在马达加斯加第一水稻产区——安巴通德拉卡试种，马达加斯加农业部拒绝了，理由是：他们不了解杂交水稻。

她和杂交水稻技术专家胡月舫等人，沿着海岸线寻找其他合适的土地。

他们开着车四处找地。大块连片地要么是沙化地，要么是沼泽地，不适合耕种；有的地零星分散，又不适合机械化作业。

多轮找寻未果，向导带着他们前往塔马塔夫安德桑巴鲁村。那里有一块5公顷的长条形地，被荒废多年，杂草丛生。胡月舫脱下鞋袜，挽起裤管，打着赤脚就下地。他这里踩踩，那里走走，并说：“这么看是看不清楚的，要踩下去看看，看水深不深，地硬不硬。水深的话，这里就可能是沼泽地。”李艳萍一边听，一边详细记录那片区域的情况。

每走一段距离，胡月舫都赤脚下地，腿上被划出道道血印。最终，他下了结论：“这块地可行。”

接下来由李艳萍去谈判。

这块地属于当地一个大商人。当地向导将商人的电话告诉李艳萍。电话信号不好，她拿着手机在荒地上找不到信号。回到县城后拨通电话，

李艳萍和同事开着皮卡车，穿梭于东海岸的塔马塔夫、西海岸的穆龙达瓦、北边的安奇拉纳纳、南边的图利亚拉，3年累计行程达20万公里。

从0到9万公顷，马达加斯加的稻谷增产约30万吨，成为非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、产量最高的国家。

2010年6月16日，马达加斯加农业部部长马米迪亚纳，代表国家政府，授予湖南省农科院项目专家“国家勋章”“农业骑士勋章”。李艳萍被授予“农业骑士勋章”。

荣誉背后，风雨接踵而至。

马达加斯加是一个海岛国家，飓风经常登陆，暴雨随时降临。李艳萍遇到好几场“暴风雨”。

2016年，有人造谣说杂交水稻产量数据造假。李艳萍并不畏惧：“如果有质疑，我们就试种一片，公开测产！”

他们获准在总统府试验田试种2公顷杂交水稻。2017年测产结果揭晓：每公顷近10吨。而本地的水稻每公顷才2.5吨左右。

时任总统得知测产结果十分高兴。李艳萍和团队将一大捧稻穗作为礼物送给总统。总统回赠了大礼——2017年，马达加斯加政府将“推广杂交水稻”定为基本国策，杂交水稻图案被印

三

讲很多课件里没有的内容。怎么办？”

专家们看出了李艳萍的焦虑。中饭时间，他们便一边吃饭一边给李艳萍培训，将专业高深的原理用浅显易懂的内容讲述，并鼓励她：“你不能死记硬背，理解后再翻译就轻松多了。”

“我原本不懂农业，如今懂一点杂交水稻，就是因为当时这么多专家给我打下了基础。”

培训进行了20多天后，李艳萍因临时任务缺席了一天。晚上回来，马达加斯加的学员们见到她惊喜不已。

“你去哪里了？我们还以为你不陪我们了。”

“我们今天都在讨论，说你做得很好，你翻译得很好，我们都很喜欢你，我们好担心你不来了。”

多年后，回忆那一刻，李艳萍依然开心不已。

那一年，袁隆平也来授课。李艳萍进行现场翻译。课后，袁隆平开心地说：“你这个妹子翻译得蛮不错。”有时，他还对旁人介绍：“这个小妹子会说法语呢。”

四



2025年6月，李艳萍（右三）参加马达加斯加农户的杂交水稻丰收节。

对方有礼貌地拒绝见面。几天后再约，商人终于同意见面。

李艳萍带着来自中国的茶叶，来到他办公室，介绍杂交水稻。商人说考虑一下。隔段时间，李艳萍再次带着中国茶叶敲开门。在氤氲的茶香里，他终于答应将5公顷地租出。

这是他们在马达加斯加租到的第一块地！他们雇人扯树根，弄来拖拉机平整土地，忙碌10多天，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了一马平川的田野！商人好奇地来看变化。他瞪大眼睛，都不认识自己的地了。

5月份，试验田金黄一片。农业专家进行测产。他们随手挑选几株稻穗，数谷穗颗粒。多的有200多粒！

试种成功！

李艳萍建议组织观摩会，邀请当地官员、商人、农民，并给每位嘉宾准备一袋稻米，每袋2.5公斤，并按照当地习俗，将这一袋袋稻米放在当地的草编筐上。

观摩会前一天晚上，她接到马达加斯加农业部农业总局局长马米的电话：“听说你们在塔马塔夫那里种植杂交水稻效果不错，我要去看看。”

“好啊好啊，十分欢迎。”李艳萍十分热情地回应。

五

上马达加斯加最大面额20000纸钞。

2017年8月，马达加斯加农牧渔业部官员专程来到长沙，将这崭新纸币作为礼物送给袁隆平。如今，这份珍贵的礼物存放在长沙的隆平水稻博物馆。

又一场暴风雨突然降临！2018年，一场严重洪涝灾害席卷马达加斯加伊塔西区，稻田中的禾苗几乎全部被淹死。

谣言四起：“中国的杂交水稻是魔鬼，被魔鬼附身，把我们自己的水稻弄死了！”

李艳萍找到谣言的源头。当地一户农户种植的1公顷杂交水稻存活下来，并获得高产。周围其他栽种本地稻的农户，几乎颗粒无收。

李艳萍邀请马达加斯加农业部检疫人员一同赶赴伊塔西区种植现场。马达加斯加农业部检疫人员对杂交水稻取样化验，并公布结果：杂交水稻根本无毒。

李艳萍当即就在现场对围观的农民进行科普：“为什么杂交水稻能在洪涝中存活？绝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魔鬼附身，这是因为我们杂交水稻具有抗逆性优势……”科学的检测和耐心的科普，终于打消了当地农户的误解。

一场风波变成了一次机遇，更多的农户找

随后几年，她又为多期杂交水稻培训班担任翻译。袁隆平在长沙会见马达加斯加的客人，她常担任随行翻译。多次见面，袁隆平还会像老顽童一样笑着说：“又是你啊。”

2019年，湖南出版集团联系李艳萍，问她是否愿意做袁隆平著作《超级杂交水稻育种学》的法语版翻译。

她坦诚地说：“这本书太专业了，很多内容弄得我头都大了。我不停地找专业的书看，不懂的就问老师。”

李艳萍还规划着：等法文版本正式出版后，一定要请袁老签名。

只是，她没有得到这个机会。

2021年5月22日，袁隆平去世。

2022年，这本书才正式出版发行。

“出版社送给我两本法文版原稿书籍，当时的感觉，不是兴奋，而是——遗憾。特别特别的遗憾，这本书，没能等到它主人的肯定。”李艳萍回头看着我。我看着她眼睛。我们都感到深深的遗憾。

六

“马达加斯加，如今是我的第二故乡。如果短期居住在那里，你也许不会爱上它，但是当你在长时间内生活在那里，你会爱上它。”李艳萍说。

初来时，到了周末，她便叫来一辆人力车，坐到海边去。买一只椰子，一个人在海滩上发呆。周围的人，或成双成对，或拖家带口，他们笑啊，跑啊，欢乐如浪花飞溅。

欢乐的浪花溅落在她的身旁。而她，一个人，一个异国人。热闹沙滩，仿佛空无一人。无边的孤独，将她包围。几年后，她才适应。

她在马达加斯加生活了18年，每个春节都在那里度过。春节前后，正是马达加斯加农业生产最忙的时节——忙着插秧。

圣诞节，是当地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。当地人便邀请李艳萍和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到家里过节。

“一起来跳舞吧。”当地人盛情邀约。

李艳萍连连摆手：“我不会跳，真的不会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教你跳。”

李艳萍被热情的当地人拉进舞蹈的人群。欢乐将她包围，她也成了欢乐海洋里的一朵浪花，与这里的海，这里的人，融在了一起……

她喜欢吃当地的特色米食小吃——koba。那是一道传统美食，她还跟着当地人学会了制作——将大米研磨成粉，与红糖、花生末混合成面糊状，有时加入香蕉泥，用芭蕉叶包裹成椭圆形，或用叶子当绳捆扎成长条，再放在锅里煮熟。蒸熟的koba口感紧实、滑腻、有嚼劲。这让她想起广西的小吃——蕉叶卷，母亲将大米磨成细粉，细粉里包裹成的配料，再用芭蕉叶包裹成型。

她也将中国的米食——粽子、米糕，带到非洲，送给当地朋友品尝，教他们制作，还热情地邀请：“欢迎到我们中国去吃。嗦米粉，喝米酒，炸米糕……上百种米食呢。”

味蕾穿越赤道，跨越山海。一餐一饮之间，米香氤氲，中国与非洲，在舌尖相拥。

采访快要结束时，我提出录一段视频的想法。她爽快答应，看了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墙上张贴的一张世界地图说：“就在这里吧，世界地图前。”

我连连点头：“这里很好。袁老有一个心愿，要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。”

面对镜头，她自信满满：“我们在非洲推广杂交水稻，有艰难困苦，也有成长收获。我们还在路上，还在继续坚持。有一句诗说得特别好——‘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’，我们总会有取得更大成果的一天。”

这番话，也是她说给袁老听的。

心里装着这张世界地图，李艳萍于5月8日踏上了归途，回到马达加斯加。一场稻田丰收，等着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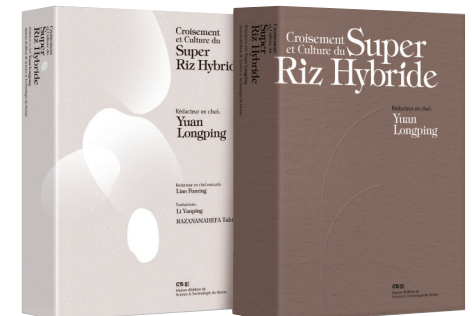
5月13日，她从非洲发给我两张照片。一张是她在中国长沙的家，一张是在非洲马达加斯加的家。两个家的客厅里都放着一株非洲的猴面包树。那是当地著名的情人猴面包树，两根粗大有力的树干紧紧缠绕，如同两人紧紧相拥。

情人猴面包树，原本是两根独立的树苗，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长，慢慢缠绕交织，最终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。

她——热情、开朗，带着来自赤道的阳光；又勤劳、坚韧，具有中国女性的底色。看着猴面包树，我不由得想，中国文化与非洲文化，在她身上生长、交织，就像这棵猴面包树一样，长在了一起。

她还发给我一段视频——马达加斯加妇女庆祝丰收，在稻田里载歌载舞，她们唱的是一粒稻谷从播种到发芽、结穗、收割的过程。

隔着屏幕，我仿佛也闻到了跨越山海的稻香……



由李艳萍翻译的袁隆平著作法文版。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

2025年7月1日，马达加斯加桑巴瓦近郊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，湖南省农科院杂交水稻专家们考察杂交水稻制种情况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